



□雨茂

说来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生产队里有一位老奶奶,头疼脑热从不打针吃药,拌一碗辣椒吃就好了,我很吃惊,心想世上还有此等奇人!人们大多认为四川人嗜辣如命,其实这是偏见,四川人当中不吃辣椒的大有人在,传统川菜中也有很多菜是不辣的。

小时候,我家做菜从不放辣椒。后来我到邻县读高中,那里的人口味重,无辣不欢,刚开始我很不适应,口腔溃疡,咽喉肿痛,脸上长痘。但在长期熏染下,我开始喜欢上了吃辣椒。回家后做菜给父母、弟弟吃,一家人迅速适应了吃辣。这件事使我明白,口味可以培养,吃辣是可以相互影响的。

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,江苏人是不爱吃辣的。但在我工作、生活的苏北地区,人们嗜好辛辣,无辣不成席。我家单元楼的底层住着一家人,世居徐州,他家做菜时,整个楼道里都弥漫着呛人的辛辣味儿。我亲眼见他把剩下的辣子鸡倒给狗吃,狗都被呛得直打喷嚏,摇晃着尾巴跑得远远的。有人考证,徐州人原来不吃辣,辣椒由明朝驻军带入徐州,慢慢改造了本地人的味蕾,最后连嗜辣的四川人、湖南人、江西人都瞠乎其后。

三十年来,我眼见着城里的川菜馆、湘菜馆一天天多起来,有的地方甚至形成

了川菜一条街,火锅店、麻辣烫、烧烤摊也一天天多起来。到了晚上,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浓的香辣味中,让人除了顺应之外,无处逃遁,吃辣大军因此逐年增长。如果认真探究就会发现,辣味地图的拓展、吃辣人数的增加,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大规模流动产生的,所以改革开放以后,辣椒才以燎原之势席卷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,真是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。

从外在因素看,辣味江湖的扩展是由打工潮、学生潮推动的。1999年初,我到东北过春节,看到一则电视新闻,吉林省发布消息说,上一年外出打工人数突破了20万,省长号召更多人外出务工。但当时仅四川一地的外出打工者就有数百万之众。四川、重庆、陕西、湖南、江西等传统农业大省一直是劳务输出集中地区,2007年,四川省外输劳力超过1000万。上述省市都是吃辣人群集中的地方,通过他们的辐射效应,川菜馆、湘菜店遍地开花,带动了部分当地人吃辣,像苏南、广东、上海等饮食清淡地区,许多年轻人也开始吃辣了。

学生潮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容忽视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大学的招生人数几乎逐年攀升。1979年大学招生人数28万,1999年160万,2009年629万,2019年914.9万,2021年1001.3万,43年间增长35倍多。大学生中间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爱吃辣的,他们有需求,食

堂必然做出改变,增加部分辣味菜。实行市场经济后,个体餐馆获准进入大学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较受欢迎的川菜馆,再次助推食辣人群的扩充。我在大学读书时,一家川菜馆在学校食堂旁边开业,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去尝鲜。川菜喜欢用猪油、豆瓣酱做菜,颜色红亮,麻辣味足,油水还大,吃过这样的菜之后,大家再也不愿意吃清汤寡味的食堂大锅菜了。

川菜、湘菜选材丰富、注重味道、价格低廉的平民化路线,吸引了大量囊中羞涩的农民工、大学生及城市低收入人群,使得食辣人群急剧扩张。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,在外吃饭的机会多,应酬聚会也多,经济实惠、味道香辣的川菜馆、湘菜店往往成为人们的首选。每当这个时候,不吃辣椒的人就尴尬了。如果是主人,不方便点不辣的菜;如果是客人,客随主便,更不好意思多提要求,总不至于请主人多点几道菜单吧。比如吃火锅,男女恋人吃鸳鸯锅尚可理解,几个大男人一起吃鸳鸯锅就有点难堪了,吃清汤火锅的就显得不爷们儿,会成为大家嘲讽的对象,于是硬着头皮吃,久而久之,味蕾产生耐受性,也开始吃辣了。

一个人的口味是从小培养的,饮食习惯8岁前就已经形成了,一般很少改变。如今的80后、90后甚至00后生活在物资丰富时期,他们从小吃薯条、洋葱圈、辣条、烤串、油炸臭豆腐等小食品,口味偏重,对辛辣食物情有独钟,长大后,自然偏爱食辣。我有一位朋友,从小爱吃烤羊肉串、麻辣烫、火锅等食物,内火旺盛,她的孩子出生后严重便秘。据医生推测,这是她这个重口味母亲带来的后果。

有专家认为,人们之所以对辛辣食品欲罢不能,除了这些刺激性食物可以带来快乐与满足感之外,还可以让人释放压力、缓解焦虑。生活不容易,教育、医疗、房子,哪一样不让人左支右绌、压力山大,还不能吃点爽口的让人高兴一下?一大盆火红的水煮鱼,上面漂着红红的辣椒、花椒,椒香四溢,辣味浓烈,鱼肉鲜嫩,还没有品尝,就已经舌下生津、食欲大振。用筷子搛一块入口,火烧火燎一般,轻轻咀嚼,再沿着口腔、咽喉直达胃中,辣得人咻咻吸气,满脸通红、汗流浃背的同时,长长地舒一口气,即使八仙来请也不去!

心理学研究表明,适度疼痛与恐惧可以释放压力,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食辣的内在动因吧!无辣不欢,并非没有依据。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,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。端一碗髯面喜气洋洋,没撮辣子嘟嘟囔囔。”陕西人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无辣不欢。

人们不仅爱吃辣,还造出了“辣妹子”“辣姐”“辣妈”“辣模”等专用名词,还常常使用“火辣身材”“辣眼”“性格泼辣”等词汇形容女性。人们可能认为,接近这些女性,不仅要有勇气,还得有信心、有实力。因为她们脾气刚烈,外向豪爽,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,就像吃辣椒一样,是要接受烧灼的代价的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□金后子

我所居住的院落,以安静为荣为傲。靠山邻水,绿树红花,邻居们脸上大都挂着几分安详。温和的天气,邻居们多半出来散步。他们当中,有快走的,有慢走的,有成群结队的,有跑单帮的,有遛狗的,有坐轮椅的,老少不拘,有说有笑……他们用脚步丈量着生命的长度,用积极心态亲吻着天地间的一草一木。

散步的人群中有一对母女,一年四季服装统一,身着黑衣,头戴布帽,区别是春夏帽为浅色,秋冬帽为深色。她们边走边说边笑,不仔细看往往被人误认为是姊妹。后经相熟的邻居证实是娘俩。本人年愈花甲,也算阅人多矣,可从来没见过这么亲热的母女。一个个问号随着她们的脚步延伸,好奇却找不出答案。她们沿院里的柏油路走着,有时女儿在前、母亲在后,有时母亲在前、女儿在后,有时娘俩并肩而行,有时还一起舞动,娘的腿脚不利索,一拐一拐的,但她们的手从不分开。从背后看去,统一服装的娘俩,姑娘肩上多了一个粉黄色的包,鼓鼓囊囊,里面应该装着母亲所需之物吧,水、纸、糕点……

有娘俩就有爷俩。爷俩都是胖子,他们的关系我从未问过,是从长相和年龄落差上判断出来的,因为爷俩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产品,让人感叹遗传基因的强大。他们的个头差不多,只是父亲的背略驼。父亲六十岁冒头,儿子也得三十往上。他们散步也是牵着手,是父亲牵着儿子,儿子从来不牵父亲。三十多岁的人,正是四海为家、放飞自我的年龄,为何时刻依附于父亲?个中因由不问也明。父亲脑后的头发没了,头顶上像镶嵌着一块鹅卵石,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爷俩沿路一圈圈地转着,父亲脸上的表情是那样麻木,麻木得胜过院里的那几棵枯木。

“江主任!”每次看到那对老夫妻,我都会提高嗓门喊一声。三十多年前,就跟老先生打过交道。那时都干办公室,他五十多岁,我二十多岁,他总是面带笑容、不温不火地跟人说话。有一年去深圳我们还住在一个房间,晚上关了灯,面对非黑非白的夜,他跟我说:“办公室是伺候人的活,没法干,好在再有几年就退休了。”他说的这些话,正值血气方刚的我感觉很无聊,还有些看不起他革命意志衰退。岁月匆匆,几十年转眼过去,如今自己退休了,才蓦然发现江主任已是耄耋老人。他牵着老伴的手走得拖沓,脚底与地面不时磨出沙沙的声响。他们都弓着腰,像两只被时光烤干的虾米,步子极慢,慢得令人心急。他们牵着手而走,更准确地说,不是牵着是拽着,有时老头拽着老婆,有时老婆拽着老头,跋涉着,艰难地走向岁月深处。其实我心里明白,别管哪种方式,脚步是不能停的,一旦停下来,再启

动就难了。出不了门,就不能接受阳光的照射,就无法接受风的吹拂,生命之舟就有可能停泊。

所有散步的老者中,老王的步子最矫健有力,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,走路却如风似电。他散步不但快,且两只手不停地摆动,手指向外伸着,一扭一扭,在满头白发映照下,就像一只骄傲的企鹅。有时他右手还拿着一个录放机,播放的全是流行歌曲。发现老王独特的样子,是我从家里后窗看到的。或许出于好奇,或许他那慈善的面容吸引着我,从心里想接近他。在一个阳光充沛的秋日,我主动跟他搭讪,一聊很是投机,从此上午十点就成了我们一起散步的固定时间。人一熟,就无话不说。老王的老家在沂蒙山区,小时候家里实在是穷。记得上初中时,老师下水饺,他跟同学们排队盛老师剩在锅里的饺子汤,是多么盼望汤里有肉末和菜末啊。可老师包的饺子很结实,一个破的也没有,心里那份焦虑随锅里的水蒸腾着、弥漫着,成了他少时挥之不去的愁绪和渴望。到了高中,他印象最深的是,攒一个月的细粮票,买几斤馒头,跑八里路,与全家人分享。有一次周末,待他买好馒头,天下起了大雪,困在宿舍里的他又急又冷又饿,一个晚上竟把十几个馒头全吃了,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饭量。后来考上部队院校,肚子问题彻底解决。后转业到地方,再走向领导岗位,最后退休养老。他写过一首打油诗:“吃糠咽菜求学童,衣食无忧从军行。转业地方仕途路……一晃即老退三舍,安享晚年山林翁。”我用毛笔抄录,哈哈一笑,这成了我们友情的物证。

院里一位搞绿化的老头,长得又黑又瘦又矮,经常跟老王开玩笑:“还是你们好啊,除了吃,就是玩。”老王会用带有沂蒙腔调的话回他:“你光看到我们享福了,可没看到我们吃苦受累呢。”然后是彼此对笑,这笑是复杂的,里面包含着苦涩、仰视、俯视、羡慕、无奈。常练太极步的我,总是贴在老王的一侧,在不断讨论一个个话题的当儿,品读着两位老者的对望、对笑。老王还说,说归说,笑归笑,比比这些凭力气吃饭之人,我们应该知足了。

还有一对遛狗的中年夫妻,慈眉善目的。先前他们都是牵着狗散步,前几天看到他们,却是推着狗遛弯。忙问怎么回事,他们答,狗得了椎间盘突出,不能走路了。夫妻二人就倒替着用一个木盒小车推着狗走。当有人怀着惊讶的眼神看车、看狗时,女主人就会说:“没办法,既然养了人家,就得负责到底,一旦沾上就丢不掉。”不知狗懂不懂女主人的话,应该是懂的,你看它那一脸谄媚的样子,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?

太阳月亮轮番上岗,散步者天天登场。风热了,风凉了,花开花落,不知不觉间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。